

MIN ZU

XUE GAI LUN

MIN ZU XUE GAI LUN

民族学概论
MIN ZU XUE GAI LUN

周建新
主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世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 JG257 “加强
民族学教学与师资培养”课题成果之一

民族学概论

周建新 主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课题组负责人：主 编 张有隽
副主编 张江华 吴国富

课题组成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邓文通	张有隽	张江华	吴国富
李土玉	李 美	陈 文	欧以克
周建新	杨家民	郭寿祖	郭维利
郭立新	唐珍玉	袁同凯	黄梅芬
龚永辉	蓝日勇	廖国一	滕成达

序

张有勇

民族学是 19 世纪中叶西方创立的一门学科，但有不同的名称。在西欧大陆称民族学，在英美称人类学。本世纪 50 年代以前，民族学称法虽异，但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都是以异民族（非西方民族）文化为对象的。50 年代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现实需要，研究对象扩大到了西方社会的本土文化，学科理论也有了发展。在当代欧美学术界，虽然民族学、人类学的名称仍然保留，但一般倾向于认为，民族学是从事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而人类学则是从事人类及文化综合研究的学科。人类学研究包括两大领域：一是体质人类学，二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又划分为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分支学科；也有人认为，民族学相当于文化人类学。这是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顺应时代发展进行科际整合的结果，凸显了人类学强调整体研究的特点。

民族学、人类学虽然在 19 世纪中叶才创立，但传入中国的时间却比较早，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某些著作已译介到中国。建国前，由于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的提倡，自 20 年代末期开始，有一批人相继出国留学，学成归国先后在 20 多所大学创建民族学、人类学系，培养了一批人才。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杨堃、林惠祥、梁钊韬等都是这时期先后成长起来的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他们在解放初期指导我国的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地区民主改

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民族院校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可惜，由于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人类学、民族学先后被打入冷宫，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名誉。

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以及我国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中的碰撞、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变迁产生的阵痛，亟待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参与研究，提出解决办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在经历了长期封闭、停滞状态后，目前仍处于恢复重建阶段，面临研究人员年龄偏大、队伍青黄不接、知识老化、人才缺乏等困境，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建设高校人类学系，改革民族学、人类学教学，培养民族学、人类学人才，便成了当前我国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课题。为此，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张有隽教授牵头，从1994年开始酝酿，申报在世界银行贷款资助的“师范教育发展”项目中设立“加强民族学教学与师资培养”研究课题，于1996年5月获得批准。

课题的目标是：1. 改革民族学课程体系，制定适合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民族学教学的各门课程教学大纲；2. 编写、出版适用于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系各专业及中等专业学校、中小学的教材；3. 在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展览室的基础上扩建民族博物馆，作为学科校内教学基地；4. 在广西民族学院招收民族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进行教改实验，培养民族学师资；5. 对广西大中专院校及中学相关教师进行培训和成果推广试验。而编纂一套科学、系统、完整的，适应不同层次、不同课程教学需要的教材，则是“加强民族学教学与师资培养”的一项关键性任务。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民族学、人类学教材建设虽然有进展，如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过杨堃的《民族学概论》、李绍明的《民族学》、梁

钊韬主编的《中国民族学》、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陈启新等撰写的《文化人类学》等，但从整体上看，已编成出版的民族学、人类学教材不仅数量少，种类不全，而且体例不完整，观点、内容陈旧过时，给教学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在“加强民族学教学与师资培养”的项目研究方案中，我们把教材建设当作一项重要内容。力图通过教材编写来改革民族学、人类学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规范教材体例，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年轻教师的业务水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

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受学科理论体系指导、服从专业教学需要。根据当代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理论体系和专业教学的需要，应当编写的必修课教材至少有近10门。而世界银行贷款只有1.2万美元，这点资金还包括了器材费、差旅费、会议费等。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拣重要的先编印出来，如《人类学通论》、《民族学概论》、《考古人类学》等教材。课题名称既然叫“加强民族学教学和师资培养”，《民族学概论》自然就成了最基本的、应充分保障编写出版的一本教材。因此，《民族学概论》是世行贷款JG257“加强民族学教学和师资培养”课题的重要子课题。它和课题中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民族理论政策基础》、《考古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人类学原著导读》、《人类学通论》等，构成民族学、人类学课程的教材体系。

教材编写任务确定后即进入编写阶段。为了吸纳新知，避免炒旧饭，我们尽可能广泛地搜集、阅读、比较、了解国内外出版过的各种民族学、人类学教材，权衡优劣，确定体例、编写原则和写作提纲。本书章节提纲由张有隽教授拟定，而细目的提出和全书写作则由几位年轻教师完成。他们多数受过民族学及相关专业训练，具有硕士学位，功底比较扎实，写作也很用功，翻阅了大量资料。初稿写出来后，几经修改，先内部打印，在民族学专业本科95级、96级试用，并散发给部分教师征求意见。张有隽

教授作为课题主编，认真审阅了书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张江华博士作为课题副主编，也审阅了书稿，提出了意见。编写人员根据教学实践和各方面意见，再次作了修改，交由本书主编周建新老师统纂，最后由课题主编审定。因此，这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其中包括了对前人学术成就的继承，当代学术成果的吸收，也包括了编写者的创新。

比较当前国内外出版的民族学教材，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体例比较完整。不像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国内出版的某些民族学教材，只突出学术史，或偏重于文化的某几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二是学术观点比较准确。在宏观上，对当代民族学的理论架构把握得较有分寸，不像某些民族学教材搞无限膨胀，把什么都拉进民族学范畴，也不像某些民族学教材把中国民族概况甚至民族理论政策不加分析地塞进书里，以充篇幅；在微观方面，对民族文化的每一构成部分的条理分析，也尽可能吸收国内外学术界多数同行认可的见解，而抛弃某些过时说法；对有争议的问题，采诸说并存，不匆忙作结论，留待研究。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观点与材料相统一。论述观点有实践依据，全书材料丰富，观点与材料融合，提出的问题富有启迪性。四是在注重运用中国资料的同时，适当引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资料，从而扩大了视野，使读者能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理解和把握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和理论。五是增强了现实性。过去出版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著作，其研究对象局限于传统文化，尤其是集中研究原始民族文化，忽略了当代民族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本书超出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对当代各民族文化及其变迁给予关注。书中增加了一章，专门论述社会与文化变迁，这无疑是重要的创新之举。我们相信，读者读后，将会获得新的启迪。此外，本书文字简洁，篇幅适中；书中插入若干图片，图文并茂。它不但作为教材使用比较合适，而且会受到社会上读者的广泛欢迎。

由于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尚处于恢复重建中，学术界对民族学的学科定位、理论取向等问题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本书编写者年纪较轻，业务水平有限，本书在体例、观点、内容上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我们恳切希望读者不吝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

1998.11.20

目 录

第一章 民族学基础知识	(1)
第一节 民族学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	(1)
第二节 民族学的建立与发展	(8)
第三节 民族学与各学科的关系	(15)
第四节 民族学的应用	(23)
第二章 人类各民族的起源、迁徙与分布	(29)
第一节 人类起源与民族起源	(29)
第二节 民族与种族	(39)
第三节 民族识别与划分	(46)
第四节 民族迁徙与分布	(51)
第三章 物质文化	(59)
第一节 物质文化和人类技术史上的三个阶段	(59)
第二节 服饰	(63)
第三节 饮食	(68)
第四节 居住	(78)
第五节 交通运输	(87)
第六节 工具、器具及其他	(93)
第四章 语言文字	(96)
第一节 语言文字的起源	(97)
第二节 语言文字的特点和功用	(107)
第三节 其他交际手段	(116)

第五章 社会组织	(123)
第一节 婚姻与家庭	(123)
第二节 社会组织	(136)
第三节 民族与国家	(155)
第六章 精神文化	(164)
第一节 文学艺术	(165)
第二节 文化教育	(179)
第三节 宗教信仰	(189)
第七章 文化变迁	(207)
第一节 文化变迁的类型、原因和途径	(207)
第二节 民族文化变迁的历史与现实	(217)
第三节 民族学与当代社会	(231)
第八章 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	(239)
第一节 什么是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	(239)
第二节 田野调查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	(245)
第三节 田野调查的前期准备工作	(251)
第四节 田野调查的方法和技术	(257)
第五节 田野调查报告的编写	(265)
后记	(271)
附录	(273)

第一章 民族学基础知识

第一节 民族学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

一、什么是民族学

民族学 (Ethnology) 自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但因国内外民族学者对民族学研究的主体“民族”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 所持立场、观点不同以及运用的方法、所感兴趣的问题各异, 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尽管各国学者意见纷纭, 说法不一, 但均以民族这一主体为其研究对象。我国民族学先驱蔡元培先生当年把西方民族学介绍到我国来的时候, 根据西方民族学研究的情况, 给民族学下了定义, 说“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① 民族学前辈林耀华先生认为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 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

^① 刘伯莹:《关于建设中国民族学科学体系问题的探讨》, 载《民族学研究》第一辑,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民族出版社, 1981年版, 第49页。

的过程，研究各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①《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说，民族学是一门研究民族共同体及其族源、生活方式和文化历史关系的社会科学。《英国大百科全书》则认为民族学是对某些部落或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调查和描述的学科。《日本国语大辞典》认为民族学是对各民族的语言、宗教、社会制度、法制、艺术、生产技术等生活方式和全部文化的特点进行研究的学科，是对人类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

民族学这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不同的国家，因其研究对象、任务、指导思想以及人们对民族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的看法不同，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分歧，甚至连名称也不尽相同。在英、美等国家，这门学科被归入人类学的一部分，如在美国称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以区别于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主要从事人类文化的研究；在英国则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侧重探讨人类社会及其关系；其研究对象，在英、美失去殖民地之前，仅限于本土之外的所谓“土著”或“原始民族”。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英、美等国已将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合为一体，称作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如德国，则称研究本国民族或民间知识的学科为“民俗学”或“民间文学”（Völkskunde），而把对本土以外的民族、殖民地民族或落后民族的研究称民族学（Völkerkunde）。在我国，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代从国外传入的。因译者对民族学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加之中外语言上的差异，致使名称的不统一。最初，林纾、魏易于1903年将民族学译为“民种学”。1904年，蒋智由称民族学为“人种学”。1916年，孙学悟又把民

^①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族学叫做“人类学”。1926年，蔡元培先生在《说民族学》一文中，首次使用“民族学”一词。^①1935年《民族学研究集刊》创刊。从此“民族学”这个名称逐渐通行起来。但因民族学在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产物，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在名称上依旧混乱。在一些民族学经典著作中，仍有“人种志”、“人种学”、“民族志学”等译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外民族学界对民族学的定义迄今还有争议，但这并不妨碍这门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总的说来，民族学是以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以及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各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尽管还有许多学科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民族方面的问题，但没有哪门学科像民族学那样，专以民族为研究对象，把民族作为整体来研究。包括其来源、发展过程、地理分布、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接触和文化交流、社会结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民族特点和发展规律，进而印证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由于各国民族学的指导思想不同，其研究服务对象各异，因此该学科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我国的民族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研究各民族产生、形成、发展以及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等特点，研究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其中又以研究各民族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为主；通过实地调查，为党政部门制订政策提供建议、方案等科学依据，为发展和繁荣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服务。

^① 汤正方：《从民族学的名称说起》，《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二、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民族学”，顾名思义，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但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民族的含义看法不一，对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看法也不统一，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欧美资产阶级民族学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将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后进民族，主要是欧洲以外的异民族，尤其是专门以未开化的民族为其研究对象，而欧洲的各民族，则被列在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以外，属民俗学的研究领域。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欧美民族学的研究范围才逐渐由传统研究对象，即所谓“无文字的未开化民族”的研究转向对本国民族即所谓的“文明民族”的研究。前苏联的民族学，虽然不像欧、美民族学将民族划分为“无文字的未开化民族”与“文明民族”，并能以整个民族共同体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的研究侧重于民族文化与生活方面。如托尔斯托夫在其主编的《普通民族学概论》第一册中明确表明：“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研究各族的文化生活特点形成的历史，各族过去分布迁徙的历史。因此，研究余存现象，即产生于过去时代还继续存在于现代各族人民生活中，但在较大程度中已失去其原有内容和意义的那些现象，在民族学研究中具有很大的意义”。^①我国民族学的发展虽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发展，踏上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民族学的发展还不够规范，其体系也不够完善，仅就学术界而言，人们对民族学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学科，研究对象应当包括些什么，研究范围究竟有多大等理论问题的看法还不能统一。概括起来，分歧主要

^① 李绍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表现在应从狭义还是广义上去理解民族学。狭义民族学认为民族学是惟一的民族学科，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前资本主义落后民族的诸文化形态，研究方法是通过实地调查进行直接观察，而不是研究历史文献材料，这是同其他学科相区别的主要标志；而广义民族学则认为那种把民族语言研究、民族历史研究、民族人口研究、民族经济研究、民族理论研究等排除在民族学之外是不正确的，把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前资本主义落后民族的文化形态上也是不科学的，把研究方法仅仅规定为实地调查直接观察更是过于狭窄了，而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排除在民族学方法论之外自然是根本错误的。^① 对于我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国内许多学者都发表过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出现了不少新的提法，这无疑对完善我国民族学体系，使其规范化具有积极作用。林耀华教授在《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展望》一文中说民族学是“以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以及阶级社会所产生的民族）为研究对象的，没有其他学科像民族学一样，专门以民族为对象。从这点说民族学是具有独特性质的一门学科，当然有许多学科都在这个或那个侧面研究民族方面的问题，但不像民族学那样把民族作为整体全面来研究”。陈国强先生说：“我国当前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应该还是民族。但民族是人类的一部分，包含的方面很多，我们主要是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规律，而以当代社会的结构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为重点。具体说，民族学研究是用直接调查观察的方法为主（参考文献记载为次），对各个民族的体质（人种特征）、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物质文化（生产和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伦理观念、神话传说、知识教育、宗教、魔术、艺术等）进行全面研究。并

^① 施正一：《关于民族科学与民族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且，还归纳比较各个民族的体质、社会结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材料，对人类的体质和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出它们的发展理论和原理。”^① 有的学者则认为如果任意扩大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把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如各民族的通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语言、民族问题理论等，统统看作是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会使民族学包罗万象，致使其消化不良，丧失其学科的特殊性；相反，如果任意缩小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认为民族学只研究后进民族、不研究先进民族，只研究少数民族、不研究多数民族，只研究本国民族、不研究外国民族，只研究经济基础、不研究上层建筑，只研究物质文化、不研究精神文化，只研究政治经济、不研究文化习俗，只研究历史、不研究现状等，也必然会使民族学流于片面，不能出色地完成自己应有的任务。因而主张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从纵的方面来看，应包括从社会主义民族直至氏族部落的各种族体，从今天上溯到遥远的古代；从横的方面来看，不仅包括本国的各种族体，而且要包括外国的各种族体；从每个族体的具体内容来说，就是要研究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构成各种族体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各种传统特征。^② 也有学者认为民族学是研究现今各民族的形成、发展和相互关系问题的变化规律的学科，它的对象包括当代的所有民族的族体。每个民族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现在情况如何，将来又会怎样变化，其中有没有规律性可以探讨，这正是民族学研究的主题。^③ 尽管我国学术界对民族学的研

① 陈国强：《论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② 汤正方：《从民族学的名称说起》，《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③ 刘孝瑜：《略论民族学的定义和对象》，《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研究对象的提法五花八门，观点各异，直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想法，但各种提法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均以民族为其研究主体。民族学既然是以“民族”这个特定的客体为其研究对象，就应研究民族的形成、发展、变化和消亡的历史过程，研究各个具体民族表现在各个方面的具体特征，研究各个民族之间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从而探索和揭示各民族发展的规律性。就我国当代民族学而言，主要应从事于民族现实状况的研究，包括各少数民族现实状况的研究和汉族现实状况的研究以及各民族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从而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服务，为繁荣各民族的文化与经济，尤其是为繁荣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与经济服务。当然，为了说明各民族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不涉及和追溯它的昨天。

民族学的研究范围与其研究对象密不可分。从纵的方面说来，主要是研究处在人类社会各个阶段上的一切民族；从横的方面说来，流行的看法是研究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文化现象。从广义民族学来讲，凡从民族角度出发来研究它的各个方面、各种过程以及各种关系，都属于民族学的研究范围；从狭义民族学来讲，其研究范围只限于进行一般的综合研究，概述一般情况，阐明基本原理。^①

需要说明的是，科学上没有“终极真理”和千古不易的定论。任何一门学科都要经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形态到结构、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过程。^②民族学自然也不例外。我国的民族

^① 施正一：《关于发展我国民族学的几个问题》，《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② 刘伯鉴：《关于建立中国民族学科学体系问题的探讨》，《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